

特困

TEKUN QIYE

企业

长篇小说

李幸福◎著

当今企业面临改革的新困境与思考

这是一家工程公司,这是一家由职工下岗、经营
举步维艰,而走向改制的特困企业。



吉林文史出版社
JILINWENSHICHUBANSHE

TEKUN QIYE

特困

企业

长篇小说

李幸福◎著

当今企业面临改革的新困境与思考

这是一家工程公司,这是一家由职工下岗、经营
举步维艰,而走向改制的特困企业。



吉林文史出版社
JILINWENSHICHUBANSH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特困企业 / 李幸福著. — 长春 :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17.5

ISBN 978-7-5472-3993-3

I . ①特… II . ①李…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79770 号

特 困 企 业

TEKUN QIYE

出 版 人 / 孙建军

作 者 / 李幸福

策划编辑 / 董满强

责任编辑 / 王明智

封面设计 / 陈丽维

出版发行 / 吉林文史出版社

地 址 /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 编 / 130021

网 址 / www.jlws.com.cn

电 话 / 0431—86037501

印 刷 / 北京市金星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720mm × 1020mm 16 开

字 数 / 160 千

印 张 / 12.25

版 次 /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472-3993-3

定 价 / 36.00 元

序

李幸福是个关注现实的作家。他的小说都是从自己熟悉的现实生活出发，敏锐地察觉和探寻到有生活深度与现实意义的素材，经过长期的观察、思考、提炼，写出他认为具有社会价值与文学价值的作品。继上一部写“同学会”的长篇小说《所有人都在向秋天走着》之后，这次李幸福又拿出了他构思已久的力作《特困企业》。

写企业题材的文学作品，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中曾产生过骄人的成就和广泛的影响，从蒋子龙先生的《乔厂长上任记》，到荆歌的《大厂》，都给我以鲜活的记忆，亦曾带给许多读者以阅读快感与激动。更重要的是，伴随着作家对企业面临困境而突围的文学描述，给无数当时身在企业的读者带来启发与思考。因此那些小说不仅具有特定时代的历史烙印，也承载着许多人的共同记忆。而近年的文学创作，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中，企业题材的作品虽非式微，也是颇为鲜见。李幸福这部《特困企业》，使我在意外中又收获到一种“重逢”的惊喜。

长篇小说《特困企业》里叙述的江南某市政建工集团的新昌公用工程公司，是一家在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过程中，逐步陷入困境的国有特困

企业。集团公司每次派人去开展工作，皆鲜有人愿意走马上任。此前，虽有一名叫乔山的担任该企业领导，但由于其作风不正，动机不纯，加上没有正确长远的经营和改革思路，勉强维持了两年便被职工拉下马。此后，集团派作风踏实、正派、年轻有为、富有改革精神的高峰，来新昌公司担任总经理，以期使企业摆脱困境。高峰到任后，面临着职工发不出工资，外债缠身，技术人员流失，无法参与市场工程投标，企业举步维艰的困境，他心情异常沉重，绝望之感油然而生。经过痛苦的抉择和思考，高峰和总经理助理张文共商公司现状和解决之道。张文提出不破不立。高峰思忖再三，决定置自己个人退路于不顾，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他的改革思路得到了集团公司董事长的肯定和支持。高峰也顶住了变卖公司房地产的压力，对个人私利毫不计较。决心改变以往那种将企业资产变现，与职工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给予少量补偿（买断工龄），让职工失业回家的路数。而探索出一条既使企业能生存发展，又使职工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既使企业恢复生机，又使职工恢复工作的新的改革路子。

应该说，《特困企业》是承继了 20 世纪新时期蒋子龙开拓的企业改革题材小说路子的一部新作，其可贵之处就在于将当今企业面临改革的新的困境与思考摆在了读者面前。国有企业经过不同时期的发展道路，尤其是从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从国企一家独大，到国企、民营、私企、中外合资等多元并存、相互竞争、共同发展的经济社会。这其中时代洪流裹挟而来的诸多观念与经营策略在冲击着企业的同时，也冲击着企业生存的命运。国企为什么会走向改制，不能不引起人们思考！

小说《特困企业》所描写的人物与故事，并不是作者纯粹虚构的文学想象，而是在我们身边真实发生过，并影响着我们很多人的生活与命运的重大变化。读者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找到身边的同事、故旧，会引起广泛的共鸣。这部小说以写实的风格示人，故事情节独辟蹊径，并触及无数人的灵魂深处，小说所塑造的人物都是生活化的，而非脸谱与公式化。书中的人物并没有高于生活，在作家的眼里，生活为大，只有写出生活中的人，才会有血有肉，与读者没有距离。李幸福的写作是深谙其道的。他说，他所写的江南某市市政建设公司，是他工作了一辈子的地方，“前前后后，我在五位老总的手下当过办公室主任”。可以说，他写的《特困企业》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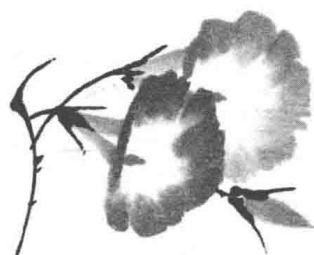
完全接了地气的。作者所在的单位就是一家由职工下岗、经营举步维艰，而走向改制的特困企业，并成功改成了混合制体制。正是因为他有企业改制的生活经历，这部长篇小说《特困企业》才得以孕育，得以成形，乃至得以问世。我们的生活是需要作家来书写的，尤其是在我们面临与摆脱现实存在的困境过程中，更是作家的笔所不能缺席的。我们今天经历的一切，就是明天的历史。

李幸福直面现实创作，证明他是一位有担当的作家，他们为现实生活的人群在代言，也是为大家在祝福，让人们看到，现实虽有困难存在，但生活如此美好，每个人都不能在幸福中缺席。

程 维

2016. 11. 18 于南昌

(作者系江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诗人、画家。)



总经理乔山突然从公司消失了，职工开始议论起来，有人说他被纪检的人带走了，有人说他调到别的单位担任领导了，还有人说……总之，他很长时间没来公司上班。

这天，林正文在办公室窗前不知站了多久。窗外，天气不错，冬天的阳光很灿烂，可他一点也感觉不到温暖。

他茫然地看着窗外，眼前杂草丛生，院内到处是破旧的工程机械设备，靠大门旁的幼儿园粉刷的白色墙皮也多处脱落，幼儿园门口还有老鼠在乱窜。其实，幼儿园早已空无一人。在传达室后面一棵大樟树上还拴着一条黄色的土狗，时常发出令人厌恶的吠叫声，仿佛在控诉自己的孤独。

看到这一片颓败的情景，他用手摸了摸那只余稀疏头发、有些秃顶的头，有一种莫名的伤感，胸口有一种压抑的感觉。

乔总离开公司了，上级又要派一位新的总经理来，他又会是谁？他想着，心里好像喝了半瓶醋似的，泛上了阵阵的酸意。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感到此刻窗外的景色是世界上最寂寞的了，甚至感到这世道有些不公平。

“这次该你上了吧？”很多人对他说。

他一直认为，这次乔山离开，组织提拔自己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他在这里工作了 20 多年，对公用工程公司比别人更加了解。他坚信自己是敬业的，也是称职的。为此事，他还私自找过集团分管组织工作的罗仁根副总经理，可是……

上级总不给他机会，担任副职十几年了，一直没有扶正。他也不知这是为什么。集团要任命公司的新老总，为什么现在还要自己临时负责公司的工作？

财务科的余科长悄悄地走了进来，只见林正文伫立在窗前，他来到林总的后面，看到他没有察觉，便招呼他一声。林正文吓得几乎跳了起来，很快，他又恢复了威严，瞪了余科长一眼说：

“怎么走进来没有声音？有事吗？”

“林总，这是这个月上班职工的工资表，你觉得没问题，就签个字吧！”

林正文拿起工资表看也没看就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因为总经理不在，集团领导要他临时主持公司工作，签字不过是履行一下手续。想到临时这两个字，他自嘲地笑了。

余科长接过表说：

“林总，你笑什么？”

“我笑我自己，我怎么会上面签这字？”

“大家都在议论，你要当老总。”

“你们都成组织部长了，都是领导？”林正文对这说法很不满，“余科长，还有什么事吗？”

“公司账上钱不多了，下个月就要过春节，要是按过去的做法，每个职工过年发一点生活补助，这样一来，上班员工的工资还能保一个月，我这个财务科长也当到头了。”余科长说着，内心却流露一种不安，一种感伤。

“你担心什么？天塌下来，还有高个子顶着。集团已经派了一位总经理到我们公司工作，刘主任到集团拿文件去了，很可能有一份任命书。工资的问题，你担心什么？”

“真的，又要来老总？”

“不相信？”

“我是说你……”

“我怎么了？在公用工程公司里，我还是当我的副总。”他说完这句话，心里泛起了一阵悲凉：唉！完了啊！真的完了啊！无论自己有多大能耐，可挡得住时间吗？自己已是五十出头的人了，在仕途上再想实现什么抱负已经不可能了，已被判了死刑，看来这个窝窝囊囊的副总，要被人叫到退休。

这几年，林正文可以说是卧薪尝胆，可是……

“这几年公司换了几任领导，”余科长又说，“谁都一样，都是拖一天算一天。上级派来的干部他拖不要紧，这里做不下去，换一个单位又是领导，而我们却看不到希望了。我真希望我们自己的人当头，大伙才能绑在一起，同生死。”

“谁当都一样，但是，当上了老总，你总该替公司解决一些问题吧？话也要说回来，公司已举步维艰，要改变公司这种状况，靠一两个人是不可能的，企业发展要有一种氛围。”

“发展，怎么发展？集团早已明确了，要我们公司退出市场，可又拿不出好的办法，又没有谁来担当！”

“不要绝望嘛！上级领导会有他的考虑，新来的老总也会有自己的办法。”

说着，办公室主任刘婷敲门进来。

“文件拿到了？”林正文急忙问道。

刘婷走近林正文，把身子靠着他小声地说：

“有几份任免书。乔总被免了，一位叫高峰的同志担任我们公司的总经理兼党总支书记。”

一旁的余科长看到这情景，心里涌上一阵恶心，他毫不掩饰地流露出一不悦的神色，冷冷地说：

“你们谈吧！我走了。”

余科长很识趣地退了出去，他俩还没有反应过来，就听见门在余科长身后砰一声关上了。

余科长早就看不惯这女人的做作，总喜欢来这一套，好像对男人的暧昧是她的一种生活方式。其实，刘婷原来是他手下的出纳，余科长觉得在自己面前她没必要这样装神弄鬼。这不是不尊重你的原领导吗？人啊人！怎么会这样？

“林总，你认识这位高峰吗？这人还行吧？”刘婷看着余科长离开了办公室，问道。

“他是集团机械施工公司的中层干部，好像担任分公司的经理。他很年轻，三十……三十六岁吧！我们接触不多，不是很熟。听说，他去过农村两年，在哪个村扶贫。”

“听说集团找了很多谈话，别的单位很多中层干部都不愿来我们单位担任老总。”

“公用工程公司是什么单位？特困企业。谁愿来？谁又敢来？到时没干好，灰溜溜地走掉，这岂不是拿自己的仕途开玩笑？现在的人，谁会这样做？”

“这次，我们都认为该提拔你，可是……”

林正文愣怔了一下，脸上又掠过一丝不快。其实他对上级另外派人来当总经理很不满，自己能不能当老总无所谓，乔山走后，你们为什么要我临时负责？这不是戏弄我吗？要不就是对自己不信任。当他听到刘婷又提起这事，当然有情绪，他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被人耍了的小丑。

刘婷看到林正文脸色灰白，慌忙改过口气：

“当不上也好，公司多几个像张文这样的人也难办，听说这次乔总被免就是张文告状。你说告状的人多叫人讨厌，小人！”

听刘婷口气，好像被免的不是乔总，而是她这个办公室主任。

张文告过乔山的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公司谁也搞不清楚。说张文告状，谁也没有把握，大家都知道张文很正直，对乔总有些做法公开表示过不满。表面看，公司只有张文对乔总有意见。只有你对总经理有意见，告总经理状的不是你会是谁？其实，就是张文告状，员工们也不会去指责他，也不会认为他是小人。反而认为他是替职工说话的好人。为什么刘婷会恨他？因为她和乔总有那么一腿，差不多在公司已公开了。

过去，刘婷是财务科的一名出纳，一个平淡无奇的人，甚至叫人看不起。三十多岁的人，总喜欢打扮成少女，穿得又那么俗，喷在身上的廉价香水味叫人闻到就作呕。自从乔山提拔她为办公室主任后，她在公司开始扮演一个重要人物，经常陪着乔总请客吃饭，对员工指手画脚，说这说那，好像她是公司一把手。可大家都不理睬她，对她说的只不过含糊地耸耸肩膀。

“乔总也认为是张文告了他，林总，你不认为是他？”刘婷又问了一句。

林正文默默地看了她一眼，皱起眉头：你凭什么说张文告状？有证据吗？他很清楚，告状与张文无关：你刘婷永远不会明白，你说的所谓小人，就站在你的面前。

林正文不认为自己是小人。他不是告状，他只是向组织反映公司真实情况，目的是为了公司的未来。乔山在这里，公司看不到希望，他只不过没有署名。这一切没必要同她争论，也没必要把这一切告诉她，毫无意义。

“刘主任，以后你说话注意一点，你说张文告了乔总，可要有证据，不要乱猜。你这样搞，被张文知道了可不好。我认为，张文是一个很正直、很有思想的人。他的不对，反而是他没有向上级反映公司真实情况。”

“我却不这样认为。”刘婷小声地说。

林正文的话并没有使她感到委屈，对他的话刘婷不认可，可她一下子又想不出适当的话来回答，她也想不到今天林正文会替张文说好话。

其实，林正文和张文平时就不和，他们的仇隙由来已久，总之，张文看不起他那两下子，在公司很多事上张文表现比他强。林正文也就一直看他不顺眼，他不断地发现着张文高于他的政治才能，增加了他的嫉妒，因为他职务比张文高，所以暗中千方百计地整他，甚至在张文提拔问题上，他都做了手脚。今天他替张文说话，是不想在这位办公室主任面前成为小人，他要扮演正人君子。

谁举报了乔总？公司里的人都是在猜测，到底是谁？其实，刘婷知道这个人，这个人谁都想不到会是自己的老公、公司电工李三木。记得集团纪检监察的同志找她了解乔山情况，问她：乔总送给集团罗总冬虫夏草，那六千块钱发票，是不是你经手的，后来写成办公用品报销了？天哪！她似乎还不相信这一切是事实。这件事，她只告诉过自己的老公。这举报人能不是他吗？他为什么要举报乔总？在这些问题上她无法理解，尽管对乔总感到内疚，但直到现在她也没找老公说清这件事，从未提起，她没有过多考虑，她也不想考虑。她知道，反正告乔山的不止他李三木一个人，她只是把这一切推到张文身上，她目的是掩盖李三木告状的事实；这样，乔山还会更信任她，重用她，谁知道集团会把乔山……

林正文看到刘婷没说话，他叹了口气，怅然若失地说：

“我也51岁了，过几年就要退休，企业再不发展，到时退休能不能拿到退休工资都有问题。集团下面的单位，哪个副总年薪不拿20多万？

而我，每月拿 3600 多块钱工资，还在这里坚守了这么多年。我总指望有一天公司会好起来，工资也会跟着提高，可是这几年……总叫人失望，来了几个老总……现在，组织又派了一个来，应该是能力强的年轻干部。现在来了新老总，我也要想办法离开这里，我在这里也做不出什么成绩。”

“林总，话不能这样说。其实，企业不能少了你这样的干部，你多年攒下的社会关系，以及对国家政策的理解，年轻人是不如你的。公司不能发展，有很多原因，公司班子长期配不齐也有关系。再说收入低，优秀人才进不来，有本事的人又要走，就说我吧！一个公司里的中层正职，一个月工资也就是 1800 块。一般员工更可怜，才 1500 块，这些钱能养家吗？你看看，现在公司能看到人上班吗？都溜号，经营科科长上班都偷偷出去卖苹果。林总，我不是背后说胡小来科长的坏话，我的意思是说，这么一点工资，叫人怎么活？不搞点副业贴补家用，行吗？你说这企业发展得起来吗？”

林正文听到刘婷奉承的话后很高兴，感到职工还是认可自己的，可是集团领导……他不愿再去想那些叫自己心酸的事，只是对刘婷笑一笑，笑得很勉强。

“林总，我说得没道理？”

“你当了两年的办公室主任，进步还真不小嘛，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是啊！谁都能看出公司存在的问题，可又有谁能改变公司这种状况？唉！你说，我们公司就该死吗？”

“现在只有指望新来的老总。”

“刘主任，高总什么时候……”

“组织部杨部长说，高总后天到任。”

“现在公司就指望他了，但愿集团这次替我们公司选了一位好的领导。唉，一切都由命吧。”

“林总，这个人长得怎样？”

“你呀……长得好又怎样？关键是要有能力。”

这位要来的高峰又会是怎样一个人？



一条临山的僻静的街道，街道两旁是高大的樟树，樟树后的山脚下都是矮层的别墅，一辆小车缓缓穿行其间，最终在一幢花园别墅前停了下来。高峰手拎着包从车上走了下来，朝家里走去。

“妈妈，爸爸回来了。”坐在客厅沙发上看电视的八岁儿子，看到高峰进来，大声地对着厨房叫道。

“爸爸来了，我们准备吃饭吧！”

高峰看到妻子田莉从厨房端菜出来，原来妻子已准备好了一桌丰盛饭菜。

“老婆，今天是什么好日子？这么丰盛。”高峰在客厅餐桌前坐下后说。

“你明天不是要去新昌公用工程公司上班吗？我祝贺你！希望你新的领导岗位上顺心如意。”田莉说着替高峰倒了满满一高脚杯红色的葡萄酒。

“你说什么，我这叫什么领导？”

“去领导一个企业，不是领导是什么？你要牢记自己是领导，才能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重，责任大。”

“谢谢老婆提醒。”

“你去新昌公用工程公司，有什么打算？”田莉举杯和高峰碰了一下杯问道。

“这次去新昌公司，我心里真没有底，我又不能辜负董事长对我的厚望。你知道吗？董事长亲自找我谈话，他说，高峰，这次派你去新昌公用工程公司，困难很多，担子很重；但你要知道，我们为什么要选派你去。你这次去，不要叫我失望。董事长还表扬了我去农村两年扶贫所取得的成绩。”

“这说明领导看重你了。你可要争气！”

“老婆，你知道吗？新昌公用工程公司是什么企业？是特困企业，是一家面临倒闭的企业。”

“我知道。我通过朋友了解了一下这个公司，公司职工百分之九十下岗，坐在家的职工连生活费也没有，在职的人，一个月也就1000多块钱工资，好像职工医保都没交。其实，这也没什么，我认为，越是这样的地方，越需要人来干嘛！越是困难的企业越能做出成绩，你是去改变他们。”

“谢谢老婆的支持，我也有心理准备。你说得对，我去当总经理不是混一个职位，我是去干事的。”

“我就是想听你这些话，来，喝酒。”

“谢谢。”

“听说，那里的人很喜欢告领导的状？前任总经理就是因为被人告了状才离开的。”

“这些你都知道？”

“听到你要去那里，我当然要去了解一下这个公司的情况，我也要对自己的老公负责。”

“其实这很正常，穷单位嘛！就说公司用钱方面，你就不能大手大脚。你吃一点，用一点，大伙都会盯着，员工一个月工资能抽几包高档烟？你天天用公款抽软中华，行吗？职工心理能平衡？话也要说回来，职工告状并不是什么坏事，你犯了错，凭什么不让人家告你状？就是告错了，也是对你的提醒，这样也就不会犯大错。为什么当领导怕别人告状？当然也有人诬告，这也并不可怕，人正不怕影子歪。”

“有你这话我就放心，来，再敬你一杯。”

他俩举起杯，接着把酒干了。

“爸爸，你现在是老总，你公司会买宝马给你吧？我放学，你可要接我。”

“宝马？儿子，爸爸公司很穷，买不起，就是有钱也不能买，钱是国家的，爸爸不能随便乱用。”

“妈妈是公司老总，怎么开奥迪？”

“那是妈妈自己的公司。”

“现在的孩子……”田莉生气地说，“你已上三年级了，以后要学会放学自己回家，知道吗？”

儿子看到妈妈生气了，吓得低下头，一个劲儿地吃起饭。

“高峰，这次去新昌公司，你还有什么困难？需要我公司帮忙，你尽管吩咐就是了。”

“谢谢，谢谢！你们新长城工程公司，在我们市里算得上一家有实力的企业，说不定哪天真要找你们帮忙。”

“好，祝你旗开得胜。”

“谢谢。”高峰又举起了酒杯。

“嘟嘟”，传来汽车的喇叭声，一辆轿车在新昌公用工程公司门前停了下来，拴在传达室门前树上的狗对着车子狂叫起来。门卫钟师傅从传达室走了出来，骂了一声狗后，便去开大门，轿车开了进去。地上，一群惊飞的麻雀飞到院子里的树冠上。

“刚才开进去的车子，是谁的？”刚走到公司门口的公司电工李三木问钟师傅。

“你会不知道？你老婆没告诉过你？今天是新总经理上任的日子，公司中层干部都坐在会议室等他。你没看到，车上还坐着集团组织部的杨部长？”

李三木记起来了，今天一大早，老婆刘婷就叮嘱他，新总经理今天要来公司上班，要他上班不能迟到，给新来的总经理留个好印象，可他却没把这话放在心上。什么新经理？这破单位谁管得了谁？就是叫集团董事长

来又怎样？

“坐在杨部长旁边的那个人可能是新来的总经理，这么年轻，他担当得起吗？”钟师傅又说。

“什么担当不担当，还不是干上一段时间就拍拍屁股走人？钟师傅，我们也过去吧，站在旁边听听！看新来的总经理对公司中层干部有什么交代。”

“我是公司的门卫，你是个电工，知道那么多干什么？再说，过了春节，我就要退休了。你真想听，你自己去吧！”

“算了吧！我也不去了，我老婆也在里面开会，回家后，我再问她就是了。”

钟师傅听到这话，他拉起李三木朝传达室走：

“三木，新经理来了，以后你上班可要注意点，不能再迟到早退了。不是我说你，我是看在同事这么多年，我们关系这么好才说这些。过去，你老婆是乔总的红人，没有谁说你，现在来了新的总经理，你可要……”

“什么红人？你……我，我会怕谁？”

看到李三木生气了，钟师傅没继续把话说下去，他知道这话刺痛他了，公司哪个不知道，他老婆和前任总经理那种不清不白的关系？钟师傅有些后悔说了这些，他觉得今天不该把话说得这么明白，这不是打人家的脸？

“三木，到传达室去坐坐吧？”钟师傅又装着很热情地邀他。

李三木没再和钟师傅说话，也没有跟他去传达室，转身朝办公楼走去。

简陋的会议室，白灰墙上，一溜挂了好几块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的铜奖牌，还挂着两面锦旗。什么先进集体，计划生育先进单位，安全先进单位，牌子上的字有的已脱落，有的生锈了。奖牌对面的墙上，用红漆写着 12 个字：时间就是金钱，效益就是生命。这是当年很流行的标语，现在好像再也没人提起了……

六七个中层以上的干部围坐在破旧的乒乓球桌前，纷纷议论起来，有时还争吵着。

“张总，听说新来的总经理很年轻？”有人问张文。

“我不认识他，也没见过，听说很年轻。刘婷主任应该知道。”张文